



春节前,中央电视台《军营大拜年》节目组来到一等功臣新疆军区某装甲团中士吕玉生的家中,送上立功喜报和慰问金。图片由《军营大拜年》节目组提供

喜报需要“仪式感”

■赵治国

锐视点

精武强军付出的心血和汗水,承载着热血青年从军报国的梦想,寄托着军人与家乡父老共享荣光的期盼。

早年间,立功喜报都是由所在部队转给立功人员家庭所在地政府,再由人武部或民政部门热热闹闹地送到立功人员家中。

很多老兵都很怀念当年的那个场景:政府工作人员和父老乡亲敲锣打鼓把喜报送到家。

这个“喜”本就应该“报”出满满的“仪式感”,让军属们真正分享官兵的荣光。

同样一张喜报,不同的送达方式,效果大不一样:敲锣打鼓送到家,军人、家属甚至整个村镇、整个家族都感到无上荣光;通知军属自己到人武部取回家,像收快递一样悄无声息,军人和军属都会心生憾意。

荣誉,只有被更多人认可尊重,才能彰显其价值意义,才能鼓励更多官兵崇尚荣誉、珍视荣誉。

不论是敲锣打鼓地把喜报送到家,还是大张旗鼓地让功臣走上家乡电视台,这些“仪式感”满满的画面所激发出来的荣光,属于官兵和军属们,更在无形中提升了部队的战斗力,巩固了国防之基。

一张小小的喜报,背后是官兵们为

取得8个项目的大奖。令他们没想到的是,全团官兵专门为他们举行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。

前不久,上级比武竞赛任务刚下达到该团,官兵们就争先恐后报名。练兵场上,为荣誉拼搏的身影越来越多。

今天,我们让夺得荣誉的官兵风光无限;明天,就会有更多人激情无限地夺得更大的荣誉。

该团政委王宏涛提出建议:不能出一个规范性文件,明确哪种类型的荣誉,可以由部队上门送;哪种类型的荣誉,应该由人武部或地方民政部门联合送。这样,在厘清责任范围的同时,也规范了送喜报的程序和方法,避免出现“部队担心送不到”“不管送不送,人武部都不会被问责”和“啥类型的喜报都要等当地主要领导送”等现象。

该团政委王宏涛提出建议:不能出一个规范性文件,明确哪种类型的荣誉,可以由部队上门送;哪种类型的荣誉,应该由人武部或地方民政部门联合送。这样,在厘清责任范围的同时,也规范了送喜报的程序和方法,避免出现“部队担心送不到”“不管送不送,人武部都不会被问责”和“啥类型的喜报都要等当地主要领导送”等现象。

去年9月,该团首次将两名一等功臣的立功喜报送回家后,引起较大反响,甚至引来中央电视台《军营大拜年》节目组为其做专题电视片。

春节前,全军许多单位也纷纷组织了多种形式的“送喜报回家”活动。有的单位甚至组建多支小分队,将三等功及以上荣誉的喜报全部送到官兵的家乡。

该团组织股长闫浩在欣喜的同时,心中又感到些许不妥,“其实,作战部队一下派出这么多干部,还是比较牵扯精力的。”

那么,官兵们的立功喜报究竟该由谁来送?如何送?到底有没有明确的制度和规范?

为立功人员送喜报,历来是我军一项重要的荣誉激励制度。

早在抗日战争初期,毛泽东、王稼祥等就联名发出通知,明确要表扬八路军、新四军干部战士的英雄行为。

解放战争中,新四军一师二团提出了“把功劳记在功劳簿上”“有功报功,论功行赏,人民功臣,个个尊敬”的口号,还建立了“三证”,即个人有“功劳簿”,连队有“功劳簿”,家里发“功劳状”。一人立功,全家光荣。

1951年4月,志愿军政治部规定,凡立功与当选英雄模范的个人与单位,均按等级给予奖励,主要有:会议嘉奖,通令嘉奖,授予奖章、奖状、奖章、奖状、纪念证,军旗前照相,给家庭寄喜报,编撰传记,登报表扬及向全国广播。这是全军首次将寄喜报工作写入军事法规之中。

2014年7月27日,经习主席批准,原解放军四总部制定了《军队奖励和表彰管理规定》,其中第十九条明确:人民武装部收到受奖通知书和喜报后,应当协调民政部门举行一定仪式向受奖个人家庭送喜报,并协调当地媒体做好事迹宣扬工作。这个规定为送喜报提供了法理依据。

“呵护官兵的荣誉感,部队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。”作为“立功喜报送回家”发起人,该团政委樊江伟这样认为。

樊江伟说:“从中央下发文件到省、市、县、乡镇,再到村委会、居委会,有6个环节。部队和地方政府、人武部、民政局,不管哪个环节出问题,都会导致政策落实打折扣。”在呼吁全社会更加重视官兵荣誉的同时,他也提出了军地各级“还需再多花点心思、动点脑子、使点劲儿”的建议。

立功喜报:距离「喜」到家门有多远

■李嘉斌 赵治国 本报特约通讯员 唐继光

军功,不是你说立就能立

立功喜报,是指向立功军人家庭报喜的书面材料。

没有一张立功喜报是随随便便得来的,荣誉的背后是艰辛。与新疆军区某装甲团几名立功受奖的官兵交谈,笔者有这样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。

“军人用汗水和泪水浇灌的荣誉,没有切身体会的人,是掂量不出其分量的。”该团参谋长周志刚,对官兵每一个来之不易的荣誉都会高看一眼、看重几分。

去年6月,“国际军事比赛-2018”“苏沃洛夫突击”步战车组项目备赛场上,中士吕玉生驾驶步战车在赛道上飞奔。为缩短越障时间,通过前方崖壁时,他没减速,驾车直接冲了上去。结果,他的下巴狠狠撞上驾驶室前沿,磕开了一道隐隐可见骨头的血口子。

吕玉生强忍疼痛,驾车继续突击。为不影响备赛进度,伤口缝合第3天,他就重返训练场。最终,吕玉生与本组队员一起,打破该项目比赛纪录,夺得单车赛冠军。吕玉生个人被大赛组委会评为“最佳驾驶员”,后来荣立个人一等功。

“受伤失利还要追逐冠军梦,很重要的一点就是,我们的官兵有一颗金子般的荣誉感……”该团政委樊江伟在一次宣讲中这样讲道。如何呵护官兵的荣誉感,是他思考最多的一个问题。

2017年8月,该团四级军士长高天龙和战士朱鹏,代表中国陆军参加“国际军事比赛-2017”“军械能手”项目比赛,高天龙夺得榴弹炮修理冠军,朱鹏夺得轻武器修理和射击冠军,分别荣立个人一等功。

一等功奖章、证书和喜报发到该团后,团里第一时间召开表彰大会。随后,部队派出财务股股长陈奇、管理股股长王为,分赴高天龙和朱鹏的家乡,协调当地政府和人武部,举办隆重的仪式,将喜报热热闹闹送到他们家中。

在军地领导、学生和乡亲们的簇拥下,礼仪队在道路两旁敲锣打鼓、燃放鞭炮。高天龙身披绶带、胸戴红花、手捧鲜花,走进位于甘肃省民乐县新天镇高天村的家。

高天龙父亲接过喜报的那一刻,激动得说不出话来。妻子在一旁幸福得直掉泪,5岁的儿子喊着让爸爸将大红花儿戴到自己胸前。

以同样高调的方式收到喜报的还有朱鹏。他说,从没想到自己能与县里考上清华的“状元”一样风光。

从湖南省新邵县人武部政委李金民手中接过喜报和慰问金后,朱鹏76岁高龄的奶奶不停地向孙子竖大拇指。更让她没想到的是,从那以后,十里八乡到家给朱鹏介绍对象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。

除了“立功喜报送回家”,该团还有更多暖心举措——

去年初,该团四级军士长程江家属刚随军,就在新建士官家属楼分到一套住房。这得益于该团《随军官兵荣誉积分办法》中的一个条款——荣誉积分高者,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住房。

去年12月上旬的一天,凌晨4点,气温降至-13℃,全团官兵站在营门两侧,静待功臣回营。原来,该团12名官兵参加了全军“先知·兵圣-2018”战术级人机对抗挑战赛,一举

喜报,到家不该“静悄悄”

其实,上士刘中春去县里人武部“领”喜报时,也问过人武部的同志,为啥没有敲锣打鼓送到家里。

他得到的答复是:“咱们县立三等功的同志比较多,我们人手不够,只好通知本人或家属来领取。”

“呵护官兵的荣誉感,我们部队尽全力做好,但官兵家乡的民政部门和人武部能不能做好?我们心里没有底。”该团政委樊江伟说:“按理说,作战部队不应该直接把官兵们的立功喜报送回家。只因这些年官兵们的喜报在回家路上遭遇了太多失望,不得已,我们才亲自去送。”

为此,笔者连线了几名在人武部工作的同志——

“主要原因就是,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机制要求必须怎样把官兵的喜报送回家,也没有明确的实施办法。总之,这是一项既不问责也不加分的工作。”某地人武部秦科长说,上级考核的主要内容集中在征兵、训练、安全等重大工作,没有涉及到每年送了多少张立功喜报。送不送,怎么送,全凭“自觉”。

在一定程度上,这直接导致了各区(县)人武部很难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送喜报工作中。

在某军分区任职的杨参谋告诉笔者,送喜报时,人武部大多要邀请当地政府领导参加,以显重视。但有的人员大县一年能有几十名官兵荣立三等功,“地方领导需要处理的工作很多,不是一等功、二等功这样的喜报,我们都不好意思去找领导协调。”

前往甘肃为官兵送喜报的管理股股长王为,就遇到了这种情况。虽然与当地官兵接洽时,同志们非常热情,也十分积极地张罗送喜报的仪式,但是在邀请当地政府领导时,还是出现了一个小插曲。

王股长说:“当地领导原本表态,要亲自把立功官兵的喜报送到家。结果,因为有时临时突击任务,那名领导一连3天都抽不开身。”

如果说兵员大县遇有这种尴尬有因可诉,那么中士小梁的遭遇却无处可查缘由。

小梁的家乡在东部某沿海城市。当地应征入伍的兵员并不多,在部队一直服役的更是寥寥无几。拿小梁的话说:“目前,整个镇还在部队服役的,就剩我这一棵独苗了。”

当初入伍时,当地人武部的同志又是请小梁全家吃饭,又是敲锣打鼓地把他送到高铁站,让全家备感光荣。可小梁一进部队营门,当地政府和人武部就再也没有动静了。

入伍5年,小梁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,家人不仅没盼到敲锣打鼓送喜报的热闹场面和荣光,喜报还不慎“走失”过一张。

“家里人差的不是慰问的钱和物,而是一颗心。”该团二级军士长方政刚

这个“喜”到底该谁来报、如何报

说,每一名官兵入伍时,都揣着一个“干出样子、为家乡争光”的梦想。当这个梦想通过官兵们付出汗水甚至鲜血实现之后,家人却感受不到这份荣誉带来的荣光,他们的内心难免有些失落。

该团政委王宏涛提出建议:不能出一个规范性文件,明确哪种类型的荣誉,可以由部队上门送;哪种类型的荣誉,应该由人武部或地方民政部门联合送。这样,在厘清责任范围的同时,也规范了送喜报的程序和方法,避免出现“部队担心送不到”“不管送不送,人武部都不会被问责”和“啥类型的喜报都要等当地主要领导送”等现象。

去年9月,该团首次将两名一等功臣的立功喜报送回家后,引起较大反响,甚至引来中央电视台《军营大拜年》节目组为其做专题电视片。

春节前,全军许多单位也纷纷组织了多种形式的“送喜报回家”活动。有的单位甚至组建多支小分队,将三等功及以上荣誉的喜报全部送到官兵的家乡。

该团组织股长闫浩在欣喜的同时,心中又感到些许不妥,“其实,作战部队一下派出这么多干部,还是比较牵扯精力的。”

那么,官兵们的立功喜报究竟该由谁来送?如何送?到底有没有明确的制度和规范?

为立功人员送喜报,历来是我军一项重要的荣誉激励制度。

早在抗日战争初期,毛泽东、王稼祥等就联名发出通知,明确要表扬八路军、新四军干部战士的英雄行为。

解放战争中,新四军一师二团提出了“把功劳记在功劳簿上”“有功报功,论功行赏,人民功臣,个个尊敬”的口号,还建立了“三证”,即个人有“功劳簿”,连队有“功劳簿”,家里发“功劳状”。一人立功,全家光荣。

1951年4月,志愿军政治部规定,凡立功与当选英雄模范的个人与单位,均按等级给予奖励,主要有:会议嘉奖,通令嘉奖,授予奖章、奖状、奖章、奖状、纪念证,军旗前照相,给家庭寄喜报,编撰传记,登报表扬及向全国广播。这是全军首次将寄喜报工作写入军事法规之中。

2014年7月27日,经习主席批准,原解放军四总部制定了《军队奖励和表彰管理规定》,其中第十九条明确:人民武装部收到受奖通知书和喜报后,应当协调民政部门举行一定仪式向受奖个人家庭送喜报,并协调当地媒体做好事迹宣扬工作。这个规定为送喜报提供了法理依据。

“呵护官兵的荣誉感,部队不能剃头挑子一头热。”作为“立功喜报送回家”发起人,该团政委樊江伟这样认为。

樊江伟说:“从中央下发文件到省、市、县、乡镇,再到村委会、居委会,有6个环节。部队和地方政府、人武部、民政局,不管哪个环节出问题,都会导致政策落实打折扣。”在呼吁全社会更加重视官兵荣誉的同时,他也提出了军地各级“还需再多花点心思、动点脑子、使点劲儿”的建议。

连线

两次送喜报,感受不一样

■新疆军区某装甲团中士 吕玉生

2017年,我因工作成绩突出荣立三等功。喜报辗转寄到我老家所在的山东省莘县张鲁回族镇,乡里的工作人员给我父亲打电话,让他去领回喜报和2000元慰问金。

这事虽然也让我父母乐呵了好些天,但我总觉得这样取回喜报,缺乏仪式感。

去年8月,我荣立个人一等功。这次的喜报,是部队派人到我老家的县政府和人武部协调,将喜报和慰问金送到我家里的。中央电视台《军营大拜年》节目组还到现场进行了拍摄。

得知县委领导和人武部的同志要来,还要上电视,68岁的父亲高兴得几夜没睡好觉。他还专门到集市上添置了一套新衣服,又把家中新盖的3间平房收拾得干干净净。不仅如此,村里还专门把全村的卫生整治了一遍。

送喜报那天,乡亲们扭着秧歌、敲锣打鼓聚拢到我家门口,电视台、报社记者纷纷前来采访。剪纸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周淑英阿姨还专程赶到我家,带着我5个姐姐现场为我制作了一幅十分有寓意的剪纸。客人走后,老爸就打电话对我说:“这回家里真荣光!”

同样是送喜报,形式不同,收到的效果大不一样。

近日,我被所在部队评为“感动雄师十大人物”。春节前,部队举行颁奖典礼,还邀请我的父母参加。我本想着他们年纪大了,劝他们不要来,以免来回折腾受苦。可爸妈知道后,坚持要来,为的就是再感受一下儿子的荣光。

(邹林朋、刘卓整理)

年初,驻香港部队开展新兵入伍训练考核暨“挂金牌、当标兵”活动。我主动请缨,给我们旅的新兵作了一场考前动员。

动员时,我播放了去年“让训练尖子走上家乡电视台”活动的视频,不少新兵看得热血沸腾。从他们闪亮的眼神中,我看到了一名军人对荣誉的渴望。

“让训练尖子走上家乡电视台”是我们单位叫响“训练有功、尖子光荣”的一项重要举措。我们专门为这些训练尖子制作专题片,再联合他们家乡的军分区、人武部,一同将专题片推送到当地电视台播出。

从去年到今年,有多名因训练成绩突出而立功受奖的驻香港部队官兵,相继走上家乡电视台,成为父老乡亲眼中的“能人”“红人”“名人”,也成为战友眼中“令人羡慕的人”。

去年1月中旬,驻香港部队近2000名新兵围绕多个实战化课目同场竞技。我们旅有5名新兵一举夺得全部3枚金牌,荣立三等功。这5名新兵就是“让训练尖子走上家乡电视台”的首批尖子。

我带着几名基层报道骨干一同策划制作专题片。很快,第一个专题片出炉了——《广东佛山的新兵黄德龙:我的金牌里有英雄梦》。

当时,我们联系到了广东佛山南海区人武部政工科科长赖克。近年来,我原本以为这事会拖到年后。没想到,不出3天,南海区人武部便敲锣打鼓把黄德龙的立功喜报送到了他家,舞龙舞狮热闹非凡。

当晚,南海区电视台将我们录制的专题片和送喜报的视频新闻一同播出。第二天,《珠江时报》更是在头版刊登了《新兵入伍三个月比武立下三等功》的消息。

当时承训新兵的某营营长马章华和我打趣说:“唐干事,看到新兵训练

有喜大声报,有功就露脸

■驻香港部队某合成旅宣传干事 唐嘉

尖子上家乡电视台,真是既高兴又羡慕。我立了好几个功,都没享受过这待遇哩!”

在采访海南儋州籍立功新兵王所亮时,我意外发现,和他一同参军到驻香港部队的儋州籍新兵中,有13名都在这次比武活动中夺得金牌。

于是,我们挑选了3名新兵作了专访,又给全部获奖新兵拍摄了镜头。很快,一篇名为《驻香港部队十余名儋州籍新兵勇夺金牌》的报道便成形了。

到海南儋州接兵的驻香港部队某部干部罗德祥得知这一消息后,主动找到了我,并帮忙联系了儋州市人武部参谋黄昭文。几番商量后,我们决定结合送喜报的契机一并推出新闻报道,让更多儋州籍的训练尖子走上家乡电视台。

没过多久,就传来了好消息:儋州市委主要领导和人武部负责人都到场送了喜报。考虑到王所亮的家庭情况,除了喜报、证书外,他们还送去了5000元慰问金。

与此同时,我与广西玉林军分区政工处干事梁英海取得联系,告知其玉林籍新兵曾万宝立功的消息。这恰好与正在筹备的“东西南北玉林兵”活动不谋而合。

谋定而后动,梁干事就带着玉林电视台、玉林日报的记者与玉林市人武部的同志,一同来看望曾万宝,并进行了深入采访。曾万宝不仅上了电视台,还成为家乡的征兵形象大使,他的父母别提有多高兴了,逢人就夸儿子在部队干得好。

近期,随着今年2名新兵训练尖子的事迹在各自家乡电视台相继播出,新兵们的干劲儿更足了,立足军营建功的信念更坚定了。

不仅如此,今年旅里有7名士官荣获全旅士官优秀人才奖,他们的先进事迹也将走上家乡电视台。



第454期

版式设计:梁晨